# 茶與藝對談 — 中外學者、藝術家對談會紀錄

主持人：劉素真　　翻　譯：日文 / 劉素真；英文 / 林妙芳
來　賓：黃健亮、人見スマ子、大沼タカ子、米田真理子、堤展子、Brian E. Misavage、池宗憲、蔡格森、蔡瑞霖、康才媛、廖寶秀、林進忠、蔡榮章、林瑞萱

劉素真

感謝各位來賓這兩天熱誠的參與研討會，座談會陣容堅強，如果各位全程參與的話，相信不用我一一介紹，待會兒回答問題時，我再簡單的介紹一下。我們這裡有學術界，也有藝術家、創作者，也有日本的來賓，很遺憾的是韓國的老師，因爲趕三點的飛機，已經先行回去。不過薛老師已表示明年還要再來跟各位見面。我想明年應該就會有比較長的機會跟他們來做交談。此次研討會主題的範圍相當廣泛，可以從藝術、人文、器物、宗教，還有陶器的製作與學術性的研究來談茶與藝，來論古今。範圍非常廣泛，相信各位應該有很多問題想請教在場的各位來賓。我個人先做一個開頭，接下來各位也可以與在座的專家學者們來做對談。在場的工作人員都是我們的研究生，煩請各位能給我們的研究生一個熱烈的鼓勵好不好，謝謝!

首先我們先從器物的製作談起，看到剛剛 Mr. Brain 做的作品與昨天從日本來的提展子老師作品有截然不同的呈現。想先請 Brain 老師與我們談談，他所使用的希臘的古典技法，結合他的現代壺，再加上他的自然觀，不曉得三點之間，他如何做個結合？是不是可以請 Mr. Brain 跟我們談一談。

Brian E. Misavage

美國文化因爲比較年輕，所以它可以包含很多東西，很多不同的文化它都可以借來使用，所以在這個方面是沒有什麼衝突的。重要的關鍵在於藝術家的風格是非常重要的，勝過於任何一個風格。

劉素真

聽了 Brain 的談話我覺得非常羨慕，我們的文化好像有點太長了，所以包袱很重。不過我想，借助他這樣的表現讓我感覺，是不是有時候可以更 OPEN 一點，就像遊戲一樣的心情來製作。他的壺我雖然不是那麼懂，可是看起來，就覺得在遊戲當中做的很快樂，又可以過生活，我覺得也挺好的。接著想請教昨天的陶藝家堤展子老師，她昨天跟我談起，”她的那個杯子是整個宇宙”，宇宙觀就融合在他的茶碗裡。請她更進一步的說明，煩請堤老師回答。

堤展子

在陶器裡面的宇宙觀，事實上最重要的觀點就是說，所有的容器不應該分裡跟外，如果裡跟外不是成爲一體的話，就是沒辦法表現完整的宇宙觀。尤其是一般人認爲裡或者是底，這種東西是比較不被注重的。所以很多茶器或茶碗的製作，底部我們都不大注重。可是如果沒有把它看成和前面、裡面的空間是一個整體的呈現的話，我認爲這樣就是不夠完整的。

來賓：李河逸

請教 Mr. Brain，剛剛製作的技巧讓我非常感動，陶藝家應該都有個人的風格，他的創作和思想來自哪裡，我真的很有興趣了解一下東方的思想有沒有對他造成影響，謝謝。

Brian E. Misavage

是有影響，不過比較少。表面燒烤技法這個技巧不是只有在希臘這個方面，希臘陶藝家用了很多，還有美國印地安的族群部落的陶藝家也用了很多，一直到現在美國印地安的陶藝家還是用這個技巧在傳承。表面燒烤技法這個技巧和表現的層次其實是非常寬廣的。我是否回答你的問題。

劉素真

陶藝製作跟我們的文化是息息相關的，也就是說有這樣的需要、才產生這樣的文化，才會做出這樣的器型出來。所以接下來，我們知道從中外都有茶文化的高深學問，所以接下來想請教故宮博物院的廖寶秀老師，她從去年我們第一次舉辦的時候就非常支持我們，也給我們看了很多收藏在故宮博物院，由皇宮貴族們的茶器器皿，想請教以廖老師的角度來看，皇宮的器物如何和我們現代來做一個接軌，不曉得廖老師有怎樣的想法？

廖寶秀

其實故宮是收藏了許多的器皿，像陶瓷器，一直從新石器時代到清代，尤其宋代以後是以官窯爲主，我們知道宋代的造形很簡潔，釉色也是很簡鍊，可是我們今天的主題是茶器，那在故宮所看到的茶器的造形其實也就是中國的傳統造形。從明清的官窯，不管是茶壺、茶罐、茶杯、茶盅、茶碗，其實都是傳統造形，只是說在宮廷的紋飾會比較華麗，尤其是清代以後，我們知道因爲陶瓷的演進是漸進的，從明清以後就是五彩、鬬彩、琺瑯彩、粉彩都一直出來，可是我們剛剛因爲沒機會讓大家看到很多乾隆所用的茶器，其實他在飲茶的時候最喜歡用的，有很多的宜興、紫砂或者茶葉罐、茶壺。那我們可以從造形看，其實它都是很傳統的。所以回顧今日我們所使用的茶器，所以還是簡鍊比較好一點，不要太過複雜，從古到現在，茶器的造形越簡單、裝飾越少，可能還是最適合大家。其實我們說從傳統中創新，可是他的造形還是會一直爲傳統所沿襲的。

來賓：徐鰲潤

菸害了中國人，唯有林則徐敢講出來，請教故宮內是否有紫砂鴉片煙頭，感謝你的恩典，謝謝！

廖寶秀

據我所知，故宮裡面並沒有紫砂的鴉片煙頭，我知道歷史博物館和民間收藏家可能有，清宮裡面是有一些鼻煙壺，可是它跟鴉片還是有一點點區別。如果說鼻煙壺的話故宮有很多，可是鴉片煙頭的話，尤其是紫砂的鴉片煙頭，目前爲止，至少我是還沒有看過，所以對不起，這個問題沒辦法回答你，我再回去仔細找找好了，因爲故宮的文物在十幾年前就總清點過了，應該是沒有。謝謝！

劉素真：

非常謝謝，我想根據這個問題，我想請教歐洲日報的總編輯蔡格森老師，茶壺這方面非常專業、知識也非常淵博，想請教蔡老師有沒有這方面的資料可以爲我們補充？

蔡格森：

沒有。

劉素真

所以徐老師可以放心了。接下來如果談到文化，或傳統與現代接軌的話，現在政府講到產官學這樣的政策，我想，不管是創作家或者是學術研究也好，將來能夠有更廣闊的天空的話，產界和商業界應該也是能有一些看法。那我想以在報社的經驗，想請教池宗憲老師或是蔡格森老師，可以爲我們談一談，以你們在報社的觀點來看，不管是茶器還是茶文化，將來如何做具體的研究、還是說具體的方向，給我們一個建議嗎？

池宗憲

蔡格森老師是以前的舊同事，當然要先問問他的意見，不過他讓我先講，表示他還會補充，所以精采的在後面。剛剛提到茶文化這產業、學界或者說消費面怎麼去做一個構聯，我是做了一些觀察，首先是說在茶器的開發，剛剛也有提到一些從師法古人或是說從事創作這方面，台灣的鶯歌以前曾經做過許多的創造，可是在這個區塊，台灣的使用者並沒有去做認同或者完全的接受。從宜興壺來講，因爲這二十年來，宜興壺是很大的一個狂熱，狂熱過後，現在趨於理性，我覺得這是很好的現象。所謂的宜興壺狂熱就是大家拼命的蒐集這方面的茶壺，其實宜興壺有它的優點，他的泡湯功能上面的優點。台灣本身的陶壺製作家，是不是對茶葉和壺的共構關係有沒有做一個了解。這話的意思就是說，做壺的創作者，除了藝術創作和使用功能的平衡點有沒有找到，這是一個，另一個就是說現在我們可以觀察到，因爲我最近也到中國大陸作一個茶方面的了解，也發現兩岸的茶文化方面，在深度與廣度上，我們這邊是有些領先，不過有一些相對的落差，其實應該藉著這樣的活動，由台藝大來辦這樣的活動，它有一定的意義，這樣的意義就是說可以把不同的角度和立場放在討論空間裡面去創造。比如說，台灣一直在講茶器的開發，像是茶杯這類的東西，或許一般人認爲這樣的東西好像很平凡，其實就產業面來看，一個茶杯如果能夠被廣泛的消費者接受的話，也是可以產生很大的產值。但是問題就來了，誰可以去做這樣的規劃跟設計。事實上，剛剛跟設計所的老師也私下聊了一下，在這方面，過去像在座的陸羽的蔡老師過去有做些像是造形設計和產品開發，可是到目前爲止，好像還沒有看到很專業的從學院裡面和茶業界去做一個搭配，然後從真正的設計開發和品牌的認定，去做茶器方面的努力。那我個人覺得這部分是有很大的空間。因爲，我們除了司法古人，用古人用過的一些茶器來做模仿以外，其實現在人有現在的功能跟方法，那這一塊其實是可以多做琢磨的。台灣的陶藝家其實有很多是有創作的能力，我相信學校很多的研究生和同學們應該更有機會從這個角度去做努力。

蔡格森

對不起，我稍微補充一點好了。事實上所有茶具的來源都來自於喝茶、流程或者過程中的一些變化。如果看台灣過去的茶藝發展，有一個似乎看到好像是過去沒有的，例如聞香杯。我們可以看到聞香杯不只在台灣，現在也慢慢到大陸去發展，這個聞香杯是在喝茶過程內所產生新的茶杯型式。所以茶藝或是相關的產業要發展，可能要在喝茶的流程或者在喝茶的境界裡面去思考。那古人在對於所謂喝茶有一些評鑑，什麼樣的人可以喝、什麼樣的人不要喝，這一些都可以得到點線索。像是陸羽茶會近幾年一直在發展茶葉與舉辦「無我茶會」，那像在「無我茶會」裡面有沒有發展出更適合茶會形式的器具會出現？那這些就是從茶藝活動中再去思考，應該可以得到一些念頭和想法。補充這一點，謝謝。

劉素真

兩位講的非常精闢，事實上也是我們大家，尤其是我們台藝大、主辦單位將來更需要努力的一個方向，希望能提供更多的資訊與機會，讓業界所有的同好能夠得到更多的一些資訊。關於這點，我們現場有陸羽的蔡老師在場，是不是可以給我們補充一下，從教育面如何去把這樣的東西能更扎實的往下扎根。歡迎蔡老師。

蔡榮章

這個器物在茶文化很重要，我們是把它當作茶道的一部分，而不只是當成工具的一樣。剛有提到茶具就是喝茶的過程中因需要產生的，我們可以很具體的看到像聞香杯、茶盅、等皆因此產生，還有公道杯原來沒有的，原來就是拿咖啡的奶盅來替代的，現在也產生了，還有一個茶盒，也是普遍地被接納了，還有茶盤，之前是不銹鋼的雙層泡茶盤，現在也是被淘汰掉，換了新的木頭的，現在到處都是，當然這個茶器因此

產生，但是也可以引導出新的路子出來，像是聞香杯現在大家也在檢討到底好不好，很多日本茶界就罵我們罵的要死，說我們又把茶藝太過複雜化，所以給我們很大的思考空間。無我茶會出來，那整個的包裝、整個的旅行用的茶具就又因此產生啦，另外就是說，這些器物如果做的很好的話，那麼茶器是天天在把玩，甚至是給它親親，還有喝進肚子裡去的，這樣子的感染能力比任何一幅畫都要強，所以我們大家在開發茶器的時候，要肩負這樣的責任，把它做的非常的美，然後讓我們能天天跟這個美的東西接觸，當然變的很漂亮，這是我們應該要努力的方向，謝謝!

劉素真

謝謝!我想同好都一直很努力的想提升，想讓我們的生活更加精緻化。如果說談到精緻的話，剛剛兩位老師有談到喝茶的境界一定要提高、注重，我想這方面呢，想請教這兩天非常精采的茶道的示範老師，來跟我們談談，在日本時我就發現日本的茶道非常盛行，而且從以前到現在只有更推廣，而沒有萎縮的現象。因爲這樣的文化的流行，它帶動了非常多的生機，譬如說茶碗，那今天各位應該有喝過，那個東西，它變成非常的講究，也因爲這樣的帶動，就使做茶碗的藝術家有更多的表現的機會。還有這個茶室，聽起來跟我們的茶室有點混淆，那我們把它講成是茶的空間，他們對空間的營造也非常講究，想就這方面來請教人見老師。

人見スマ子

今天非常感謝大家，日本是非常小的國家、島國，還有就是說因爲日本四季非常分明，所以原本是由僧侶由中國帶進來的茶，經過千利休來把它發揚，結合藝術文化之後，漸漸地就流傳開來，好像跟日本的民族性非常的契合，所以就一直流傳到現在。那大家今天都有看到榻榻米，那是真的由日本空運來台，在台灣看到的榻榻米尺寸和作工都沒辦法符合他們茶室的需求，所以是從日本訂做帶來的。

大沼タカ子

劉素真

當然也不是爲了這一次，我們也沒這麼多錢，他們是有一個裏千家淡交會在台灣有個教室在推廣茶道，有興趣的可以寫下姓名與電話，待會兒可以轉交給她。因爲這樣的因緣，才有機會邀請她過來表演，他們茶器都非常講究。榻榻米的好處是在這麼小的空間內，要坐多少人就可以坐多少人，而且大家都平跪在那個地方，所以感覺上大家都是同等地位。事實上日本的茶室是要透過一個小門才能進去，進去時不管是天皇還是誰，只要進去都要彎著腰，所以進了這個門，我們都是平等的，所以那個空間是一個獨特的、跟外界社會是隔離的，在那邊只有心交心，我爲你泡一壺好茶，然後你來領會我泡的這壺茶，用這樣的方式將空間營造出來。那因爲兩位老師都非常客氣，沒有把這方面特別的提出來。

剛剛人見老師有提到茶是從中國傳過去的，米田老師也提到從唐朝帶到日本之後，由明惠把它推廣，然後由千利休把它提高到藝術的境界。針對這一點，我想請教米田老師，茶從唐朝傳過去之後，唐朝也是跟日本一樣，喝的是茶末，就是這個綠茶，但是宋朝之後，我們就改喝茶葉，我這樣講還要請教廖老師看我有沒有講錯。這樣的抹茶傳到日本之後，在她的研究裡面有沒有說，在喝茶葉方面，在日本有沒有紀錄或者有沒有帶進去過?

米田真理子

事實上就七世紀茶傳入日本這點，還有許多爭議，因爲以前是坐船的，但茶葉是跟著遣唐使的船帶到日本去的，這麼長的時間內，如果是帶茶葉的話，就有可能產生變化，所以現在包括日本農業也都在研究當時是怎麼傳進來的，有可能是帶種子，也有可能是連土帶著茶樹坐船過去的，那如果這樣過去的，就不是拿現成的茶，也有一種說法是說用團茶，就是中文所說的茶餅一類的帶過去，然後再把製茶的方法帶過去，所以磨成茶末是在日本做的，因爲它是生的，如果經過幾個月的航程，茶末就會潮濕，所以我們也一直非常認真的研究這段歷史，到現在也沒有答案，所以敬請期待下次的答案。好，我們這個有補充，請林瑞萱老師！

台下的林瑞萱老師提出其他看法與台上的米田老師說法不一，各有堅持，又因一方用中文，一方用日語，彼此言語不通，形成各說各話有趣的場面

劉素真

看來要另闢茶室來喝茶論戰，因爲我們時間很有限，那因爲三位老師都堅持六世紀與七世紀就傳來，雖不是一致的，但大家的共識都一樣，只是人物的時代有點差。針對日本茶道這方面，不曉得大家還有沒有問題要請教老師的？

來賓：成耆仁

有關今天下午發表的蔡瑞霖老師的論文中提到，茶文化中日韓三個國家的稱法不一樣。各位都知道，中國是叫茶儀，當初是休閒之用；日本叫茶道，認爲是做人必備的道理之一，比方說茶道、花道、劍道，所以依日本人的立場來說，茶道是做人、一個完整的人必備的。那剛剛蔡老師有說了，韓國是稱爲茶禮，這從哪裡來的呢？韓國高麗之後，以佛教爲國教，所以高麗的茶禮，也就是茶道是非常盛行的，也研究很夠深。到了元朝的時候，蒙古兵常常到韓國來打擾，所以韓國的經濟就很拮据，那在國家需要經費的狀況下，在民生必需品上沒辦法賦很重的稅，所以算來算去只好加重稅在茶，因爲茶不是必備的東西，有可有沒有，所以對了茶農，賦了非常重的稅。茶農認爲稅太重，收成的收入連稅金都繳不起，是家破人亡的事情，所以就一把火把茶田全部燒掉再跑到別的地方去，從那時候開始，韓國就完全沒有、斷絕了茶，可是韓國的老一輩非常重禮，所以都稱韓國爲東方的禮儀之邦。所以韓國需要茶的地方很多，官婚喪禮都需要茶，不過沒有茶怎麼辦呢?所以完全沒有茶的時候，就很誠心誠意的把一碗清水放在茶碗裡頭，雖然完全沒有茶，我們還是依舊把它稱爲茶禮，所以祭祖、成年禮或喪禮的時候，沒有茶的情形、沒有茶的茶禮也是茶，或者有時候在茶碗裡放米糖或清水，也叫做茶禮。真正在宮廷，給皇帝老爺喝的時候，或者是上司給下臣的時候，有時候也有茶。韓國的喝茶非常重視禮節，從外堂一層一層傳進來，茶早就變涼了，所以韓國有喝涼的茶水的習慣，所以這個根本就是跟中國的茶儀是不同的，中國很少見到喝涼茶，而且茶本身，剛剛廖老師也說過了，康熙也好、宋徽宗也好，他們是非常有名的飲茶的人，跟韓國的茶禮是不一樣。那麼，韓國的社會裡頭，茶種就完全消失不見的時候，到了朝鮮，已經是很晚了，十九世紀的時候，我們叫做茶神，叫鄭茶犯?，他是個很有名的文學家，所以這位文學家一直主張，尤其是提倡不會喝茶的民族是沒有將來的，會喝茶的人不會變壞，會喝茶才是非常好，所以自此韓國的國土上再次興起茶，所以鄭茶犯?先生我們叫他做茶神，所以那時候茶開始流行起來。最近尤其是這十多年，在韓國的街道也很多地方可以看的到茶肆，喝茶的地方，謝謝!這個是一個時期，另外一個是剛剛國史館的徐(鰲潤)老師說過，有關鴉片的事情，我們不管也不見得用，不過今年下半年度的時候，剛剛舉辦過一個鴉片戰爭而且反鴉片運動的科展，在那裡頭我們陳列了很多的鴉片鴉頭，如果徐先生需要的話，我自己的

| | |
|---|---|
| | 一本書給你。我兩年前到印尼，印尼國家的考古隊正巧也在那邊挖掘的時候，原來我去看的時候，那邊有的是純白色的鴉片豆，發掘的相當的多，一統計起來，他們很大的抽屜裡面滿滿的都是鴉片豆，謝謝! |
| 劉素真： | 我們謝謝歷史博物館成耆仁老師，我覺得我們在座的都是臥虎藏龍，要小心一點，不能亂講話。 |
| <br>池宗憲 | 對不起，能不能補充一下，剛剛成小姐說，中國人不喝涼茶這件事，可能兩國的文化有點落差，我補充一下，中國人是喝涼茶，當然不是廣東涼茶也不是藥茶，是真正的茶。在台灣有五〇年代、七〇年代的農村，就有很多種田的人都是喝涼茶的，他們是用龍罐，用茶葉先泡好放著，然後放到夜間的田埂、屋外去凍露水，第二天上工的時候再把這個茶帶過去給種田的這些農夫喝。這個在閩南一帶，其實喝涼茶的這個習慣一直都存在的，所以這點我特別補充一下。 |
| 劉素真： | 我想這個補充的非常完整。我們剛拿到來賓提問的用紙，分別請問 Mr. Brain 與堤展子老師，請教他們在創作壺器，在製作的時候有沒有考慮到泡茶的實用性? |
| <br>堤展子 | 在製作現代茶壺或茶器的時候，適不適合、恰不恰當，我是用最低限度，就是說並不會因爲適不適合就來改變作品的造型，就是說只要它能喝，那它就是杯子，只要它能倒，那它就是茶壺。換句話說，對我來說，表現是重於一切的。 |
| <br>Brian E. Misavage | 其實我也是有點掙扎，有時候要想到實用性的問題，有時候又要想到造形的問題，所以有時候也會來回的想，因爲實用性的問題，在這個器皿上面可能要做比較薄的坏，還有使用的問題。不過我還是認爲，就藝術家而言，如何去展現藝術家的個性是比較重要的，如果可以同時兼具使用性的話，那是最好的，如果真沒有辦法的話，我是會把創作理念擺在前面的位置。 |
| | 問題：關於彩繪之後，是幾度燒成？ |
| Brian E. Misavage： | 我會先用素燒的話，比較高溫，然後角椎 04 號，如果再次要燒成的時候，就會用 06 號角椎。 |
| | 問題：關於色料釉調配的比例？ |
| Brian E. Misavage： | 大約是用 2/3 的色料與 1/3 的硬硼酸鈣去調製而成。 |
| <br>劉素真 | 非常謝謝剛剛兩位老師，很清楚的跟我們說明，事實上在做現代壺的時候，應該是不用有這麼大的包袱。接下來想請教康老師，康老師的研究非常嚴謹，這次所發表的題目是茶與仙。請問您就個人以現代的觀點來看的話，覺得茶在精神層次來講，可以提升或者說有什麼樣的作用？是不是我們也可以成仙呢？ |
| <br>康才媛 | 謝謝劉老師的問題。我自己的話是覺得陸羽的茶，因爲我自己是研究唐代的歷史，然後就是研究唐代越窯的器物。那我就感覺，陸羽就非常偏愛越窯的器物來飲茶，所以我就開始研究飲茶的問題。後來再去比較了解陸羽個性的時候，就發現他是比較接近道家思想的人。大家都知道，他曾經到過廟裡頭當過和尚，可是他日後卻離開了寺廟，代表的就是他本身對佛教的理念，可能是有一些些差距的，所以他會離開，去追求一 |

種心靈的自由。剛剛劉老師提到，我們現代人可不可以也在茶裡頭成仙，我覺得文化是一個活的東西，陸羽的文化是奠基在當時唐代的基礎，我昨天也非常強調他煮茶的過程還有茶末、茶器。我們現在台灣喝茶的話，形式已經跟陸羽不大一樣，我們也不是茶末的方法，用那麼一個廣口的茶壺來煮茶。很重要是說，道家的理念，就是說要能夠在茶的世界裡頭，得到那個興奮、自足，消遙在茶的世界裡頭。每個人在茶的世界裡頭得到的感受的是不一樣的，陸羽有陸羽的感受，我們現代人可能在茶裡頭還是有我們的感受。比如說，剛剛陸羽茶會的蔡所長有提到現在有聞香杯，那聞香杯已經是現在我們飲茶裡頭的一種工具了，可是我們會想到，比如說昨天提到的皎然的詩裡頭，他說當你喝了茶以後，就會覺得腦袋非常清涼，然後看到晴空萬里。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當你再去聞這個聞香杯時，那種茶的香味是不是就讓你覺得腦袋裡頭帶著一種清涼了，所以境界的話，可以是類似的，也可以是不一定相同的。另外，陸羽的茶裡頭還提到環境的問題，爲什麼覺得茶湯是一個水池，而水池又跟他所喝茶的地方，那個自然景觀可以相互的投射，就是說他覺得茶湯像湖泊，可能就是在湖泊旁邊喝茶，所以我們現在喝茶的時候爲什麼喜歡在自然的山林裡面喝茶，跟陸羽這樣的元素，我們現代人還是可以找的到，我們盡量在自然裡頭，我們同樣可以跟茶裡頭的感覺是交互的感應，而在其中就可以得到陸羽所得到的那種仙境。他所說的仙境其實是非常富有變化的，你今天喝茶跟明天喝茶，今天在這個湖邊喝茶跟明天在那個泉邊喝茶是不一樣的，所以我覺得藝術最重要的一個精神，就在於你的那種變化，那種變化的感覺，其實元素有時候是一樣的，可是那個變化的感覺是不一樣的。就像剛剛劉老師問到的日本的陶藝老師就提到，對她來說，茶碗就是自然的宇宙，其實對陸羽來說，那個茶碗也是一個自然的宇宙，只是對陸羽來說，自然的宇宙是在於享受那個綠顏色；或者說對美國的陶藝師來說，他覺得所做的茶壺是石頭的自然，其實那些都是自然的元素，那都是在茶器裡頭、在喝茶的過程裡頭可以感受到的，可是每個人的感受可能不一樣，陸羽喜歡那個湖綠，它讓他想到那個是玉般感覺，玉也是個石，也是個自然的景物。可能有些人他會感應的話是石頭，所以我覺得仙的境界在於你自己的一種想像、一種你能夠接受的變化，而且你絕對不要有所限制說，我要去想到這一定要是什麼花、一定要是什麼景界。其實我還有一個觀點，就是我念了陸羽的茶經之後，覺得他是個對茶沒有一定要求的人。我們現在台灣喝茶的人就是會限定說自己喜歡喝阿里山的什麼茶或是哪個廬山的什麼茶，有的茶一斤要好幾千塊，可是陸羽在茶經裡頭沒有限定要喝哪裡的茶，他只有說茶是在山的哪一面會比較好，他只有這樣的說法，而且對於水，也不像後來的人會去挑說一定要用什麼地方的水，雖然他在後面跟文人的交往中有說到什麼地方的水是不錯的，可是在茶經裡並沒有講，他沒有限制，一個給人達到仙的境界就是一個沒有限制的境界，我不一定要到什麼地方去得到這個水，不一定要喝什麼地方的茶，而是我就是要去感受這個茶氣、感受這個水，那這樣的話，你就能夠自由了、能夠消遙了，仙的境界就在這個地方獲得了。不曉得這樣的回答是不是回答的好。

劉素真

很精采，我想我們很有希望，她講的非常棒，我想我們都忘記了，事實上我們應該用五感，而不是只有用味覺來品嘗好茶。時間有限，大家應該意猶未盡，關於仙，是不是請蔡老師來爲我們解答他演講裡最後的那幾句話。

蔡瑞霖

關於那個真言，其實只是單純地借用佛教裡面的真言而已，其實這也沒有什麼深奧的。這個字就是「𠸄」，台灣人說：「好茶」（台語發音 heo-teh），那個「𠸄」(台語發音 teh）字就依漢唐古音來唸，才是我們要借用的意義。一般我們在讀佛教經典的時候，用台語去唸都較準確，對照於梵文發音都非常接近，大概八九成以上。那這個字問題就出在這，「茶」這一字出於中唐以後，所以印度裡面叫 chaya，不過那是從近代十九世紀才轉譯進去的，所以我們在還原真言的時候會有這個語義學的困難，就是說我們看到過去佛教經典裡面的那些印度言語都包含有動詞、名詞來轉爲咒語，是由印度傳入中土，chaya 卻是反過來，由中土引入印度。傳統上，佛教對外道稱那修行的引導話語爲「咒」，其實對修道者自身而言則稱爲「真言」。要把「𠸄」這個字翻譯爲古梵語，我翻了不少的字典，沒有找到相近的，動詞「喝」用來指稱勸喝而且邀請一起喝，可以用「喝啦」（台語發音 lim-ra）來表達；卻不能用北京話「喝」(heh)這個字來唸，這實在不恰當，因爲「喝」(heh)是一個很爆破氣的發音，這個會破壞掉我們內中壇場的建立。就是說，我們的曼荼羅，原是一個觀想、一種內斂的體驗，應該要有一個收斂的語音，所以台語這個字「茶」(台語發音 teh)、「好茶」(台語發音 heo-teh)、「喝好茶」(台語發音 lim-heo-teh)，氣是很收斂沉穩的，很適合做我們往後發展「茶真言」方向的參考。所以我捏造「𠸄」（台語發音 the）那個字，那個字其實是仿當時語言習慣，就是純作爲一個發音詞，取其音及形，從口、從荼，所以才變這個樣子；那如果不對，我們會把它給刪掉這個字，不過我覺得可用，因爲我們很多梵語的那個音是如此。不知道這樣可以嗎?至於，那個『莎訶』只是表達修行語言的贊頌語，沒有甚麼了。

劉素真：

不行，還要再幫我們念一次，好不好！(一陣鼓掌……)

蔡瑞霖

前面那兩個詞，一個是 geti geti(揭諦揭諦)，「揭諦」是動詞，依台灣話才說得來，就是「來去，來去」的意思。那個字尾有邀請的意思，「來去，來去，作夥來去，大家作夥來去，實在是真好」。「菩提僧莎訶」爲希幸成就那個意思，就是祝福我們都做到了。不過，這有羅漢修與菩薩行的差異，這個「揭諦」完全是以菩薩修爲發願的，在這裡說來，就是我們個人料理自己對茶的喜好，並願意將這種眷戀分享給他人，發了茶和茶道的菩薩願。就如同我不會只騎著機車飆到很高的山巔，讚嘆有那麼漂亮的地方就不願回來，相反地我一回來就趕緊開了卡車、公車要載很多人去，要共享美景。所以，茶會要開展要有這種「共業慧」，用智慧來邀請和分享就是了。

剛剛也有朋友問我「無我茶會」的飲茶形式，要我講幾句話，我願意補充一些。「無我」所要體會的無我精神是無自性，「無我」這個字不一定是說沒有我這個人，「我」指的是自性，就是指世間一切法皆無自性。因爲無自性，參與茶會的人才能無我。梵文 svabhava 就是自性，asvabhava 爲無自性，也就是無我。無我茶會的精神就是要體會到萬事萬物都是依因待緣，互相倚靠的，當有那相應條件萬法才會出現。所以，我們對世間有百般眷戀的那種美感，實在要當下知足，在官能統合上能得能捨，這就是眾人聚集在一起時願意形成與分享的。若茶主人願意以一個恭敬心願，去給予茶客一席好茶，會是怎樣美好的事！用這樣的心願，茶主人與茶客，相互對待，將分享一份感恩而真誠的祝福。所以，推展茶會和茶活動，就要用這種方式來做。無我茶會的形式是我目前看過是最簡潔而成功的，最能夠體會「茶無自性」的境界，值得肯定。雖然，我不知道各國如何看代台灣發展出來「無我茶」的茶會形式，但從每個人盡其本份做爲茶的善巧菩薩之化身，是很正確的。所以，剛剛我們討論到歷史上的空海、最澄，乃至於榮西、明慧、陸羽，還有整個茶歷史上的茶癡，對茶眷愛到不捨而捨的人，都

應當不會墮地獄等三途之中罷！從剛剛說的喝茶的人不會變壞，在佛家裡面說來就不是說會墮入三途之苦，地獄、餓鬼、畜牲，沒聽到喝茶要喝成這樣子受苦的。但正因爲如此愛茶成癡，它也不保證成佛，從方便法門來說只是讓他對世間眷念心和種種業皆能好好做而已。我過去十幾年間的教學研究都在美學，對於人不得不有的感官功能之統合的這種欲望，我深刻體會這個眷戀世間與出離世間的抉擇事情。美學總是從官能統合出發的一門學問，通常我們愛什麼就給我們什麼，所以賞心悅目也好，刺激震撼我們官能極限的也好，都是美學的課題，而喝茶也有這番道理。我之所以會提出宗教向度，思考眾生業、菩薩願與出離心的意義，是希望把它撥開一些些空間來讓「茶」也有出離及迴向人間的願力。如此，當我們對茶產生眷念時才眷念得有道理。當然，羅漢跟菩薩的差別對茶事推廣是有影響的。因爲羅漢還有習性，習性總是去不掉而他卻又看不到自己的這個習性；可是菩薩因爲願意把他的習性，取其優者分享給他們，就在這當中顯出了習性分享時是可溝通的，這叫作「善巧」。所以，我們發展茶會並不反對羅漢修者，因爲個人飲茶有個人式的風格和品味，決沒必要去破壞他。至於，可分享的部分則隨機而應，碰到相應的人就自然分享，這是菩薩精神，就如剛剛陸羽茶會蔡先生說的一樣的精神。

這也使我想到一些宋代文人四樣審美的事物，即花、香、茶、畫這四個。台灣發展的聞香杯就是取代「香」，事實上這很不錯的，否則應該要真的焚香。聞薰習是佛教用語，有潛移默化的意思。其實，薰香聞樂皆可以互通的。我去印度的時候，他們做的薰香攙和了很多種類的花香味，整天點好幾回，薰得有些太過了。今天那我們用聞香杯來取代薰香的審美品味，這也蠻好的。我們在個人桌面上觀想的曼荼羅，就是茶盤，而茶盤也是台灣茶道發展的貢獻。茶盤中擺置了杯盞茶壺，還有煮水壺等等，本來就組成一個完備的壇城，只有當每個人都能用心經營桌面上這一小方方塊，真正碰觸了審美的身心靈時，才能邀請別人來一起參與分享，那正因爲如此所以聞香杯不可少，它代替聞香薰香的意義。第二是「花」的問題，花應該發展出一些淺缽、淺盤的桌面擺設和設計，可以令桌面曼荼羅點石成金，發揮奇妙的審美作用。如果依季節性採摘一些花卉，不管你是怎麼得來的，放些花卉、花瓣或僅一小朵來代表主人誠懇敏慧的心情，都很美好。花卉營造了邀請客人共享的氣氛，在淺缽中放很少的水，一朵花不嫌少，不管是玉蘭花、蝴蝶蘭、山茶花或玫瑰什麼都好，玉蕊冰心，一起融化在茶香氛圍中。再來就是有關於畫的方面，我倒是認爲茶漬或墨韻很重要，我特別提一下李曙韻主持的「茶書院」，其前身是「人澹如菊」，她辦的茶會都很有韻味。多年前，她曾用宣紙一小片來表達巧思，上面依茶主人的心情來裝飾製作，偶而也借用茶漬來上色，用墨韻來暈染，深褐的茶漬與濃淡的墨痕共舞。我們也可以用其他辦法，做成一個小方書籤，表現生意與趣味。這個方籤代表了在茶道茶坊兩邊掛的書畫，要把它放在桌面展示也可以，而且就在煮茶的過程當中讓客人可以看，共同分享審美的心情。所以，有聞香杯、有花、有這個書畫般的小書籤，那麼再來就是看主人的茶藝了。主人在奉獻茶給客人而聽到茶客說出這個「好茶」，即共同築起「口茶」（台語發音 the）的茶道究竟了。所以我們看出，設計這樣一個桌面曼荼羅，這個起點其實比任何大場面的茶會還要重要。也就是說，我們先完成個人習性的羅漢部分，盡其審美品味之餘，再順勢去發願做善巧的茶菩薩，就能將自業和共業打成一片了。我認爲，這樣可以把茶道和宗教自然地結合起來。我會提出「茶的曼荼羅」，是因爲再不解決這個問題茶永遠只停留在純粹美的意境上轉，轉到最後，每個人好像都要把官能用到極限方可。但一定要使茶只在官能上轉嗎？一定只是這樣的意境美嗎？所以我們看出，它勿寧是一門如何眷念世間才能出離世間的生命學問。爲了要出世間、爲了捨棄，好好的去入世間，特別給予眷念，每一次品茶能當做人生最後的一段品茶，就好好成就出一個茶

的曼荼羅，不論茶房、茶盤，到茶壺內世界，或是茶會茶宴的推廣，這整件飲茶的事開展了相應的全幅生命，當好好的眷念它、愛它，然後該放下就放下，就是茶曼荼羅的關鍵。我覺得這個關鍵點因人而異，但是既然要眷念就應該好好的「迴向人間」，用悉檀智也就是世俗知識，好好地研究茶器造形、研究紫砂壺、最好的茶藝表現、凍頂烏龍茶的特色等等，這些都要的…不知道時間上是不是講太多了？

劉素真

對不起，事實上是我們的時間有限，蔡老師的學問真的很淵博，事實上我手邊還有三張提問單都是要請教蔡老師。建議，因爲蔡老師在我們造形藝術研究所有開課，歡迎有興趣的來賓或同學可以來旁聽，請問蔡老師可以去旁聽嗎?

蔡瑞霖：

當然可以。

劉素真

我們就把這幾個問題留待課堂上再去討論。方才，蔡老師也提到說，除了花、香、茶之外，畫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所以最後請國立台灣藝術大學的研發長也是我們書畫學系的、書畫方面的專家林進忠教授爲我們談談、補充一下這方面的問題，也請他以主辦單位的立場，爲我們做一個結語。

林進忠

不好意思，因爲沒有套招，所以來的很突然。因爲我在研究發展處，所以比較重視產學合作，現在當前國家的政策也是希望能夠發展文化創意產業。我個人在書畫系，所以覺得書法藝術跟茶文化比較接近一點，書法是一個所謂「泛化」的藝術，現在比較不會，在從前凡是會寫字的人都會看書法，整個中國人都用毛筆在寫字，所以大家都懂書法。那麼茶應該也是蠻接近的，凡是喝過茶的，都會對茶有感想，不管是喜歡或是批評、或是追求。以前的書法是大家都會寫字，看到書法作品都有感想，如果是在書法的發展裡面，真正談到書法史上的藝術鑑賞時，其實那個層次應該是只有十分之一左右吧！十分之九的人不一定欣賞的是那個層次，但是那個最專業的十分之一，需要底下的十分之九來支持、來發展，我想這個部分是很重要的。所以我會覺得茶的發展，最尖端的那一部份絕對是少數的，但是這一個少數的專業發展需要很多的普遍的人喜愛茶來發展才是最重要的，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講，平常在喝茶的時候，某一群人他可能講究的是說，一斤茶三千塊或者是幾千塊，那麼他注意的是口味的部分，在這樣的狀態裡面，他當然很重視茶具能不能把那個發揮出來，這個提樑拿起來這樣倒，是不是覺得很好，我想這個是專業的部分，有一些人是會欣賞那一部分。可是另外也有一種人只是單單喜歡茶器而已，他喝茶很普通，但是他看到很好的茶壺、造型，他也會很喜歡，他可能是喜歡那個造型而自己也會喝茶，但是喝茶的時候重視的可能是器物的外形。有些陶藝家的造型，講真的，泡茶上去好像也沒什麼味道，但是它就是個茶具。更深一層來講，你花了十萬塊買了一件陶藝作品，捨不得泡茶，雖然它是茶壺，你如果不小心碰到一角的話，十萬塊就去了一半。所以很多很棒的陶藝作品是不會拿來使用的，但是它也是代表著一個文化的部分。但是某一種層次的人喝茶可能重視的是喝茶的儀式，應該怎麼喝，就像韓國人說是茶禮，或者說日本的茶道應該有一個「禮」，禮的部分是最重要的，不一定會把味道放在最前面，或者說不一定是在品味器物的造型等等，這也是一種人。另外還有一種人是認爲喝茶就像在修行，是去體會那種境界，茶葉一斤多少錢不是很重要，茶器多漂亮這也不是很重要，過多的儀式也不是很重要，喝茶就是隨便只要幾個人坐在一起，就這樣泡一泡，我批評你、你批評我，或者自己一個人，所以它應該是一個多層面的、很廣泛的。因此，書畫藝術要能夠推動，必須是他喜歡寫字，寫字的最基本功能是具實用性，在我初學書法的時候，

大家都講說學書法很好，我說什麼樣很好，他說可以寫壁報，也可以寫標語，甚至於出去教書的時候可以寫獎狀，這是很重要的，因爲父母有這個期待，小孩子可能會去學書法。但是，對於一個書法藝術創作者來講，你跟他說寫標語，會覺得這實在不是我想要做的事情，所以一個文化應該是包括非常廣泛的層面，這樣整個同好之間大家互相尊重，。我不覺得所喝的茶很便宜就是不好，我也不覺得說他很欣賞、專門去找很好的茶器、造型，你就覺得他是怎麼樣，跟你不一樣，或者是說以一個專業的立場，他可能是茶器的製造專業者，就像陸羽研究的部分，他可能重視到茶器的使用時水要滴的剛剛好，那個部分也不是陶藝家所能夠了解的，但是可以透過大家共融、共襄盛舉的一個狀態，臺藝大偏重在藝術創作的立場上，業者有一個相當豐富的經驗跟實際實務的部分，彼此來交流、合作，爲整個茶文化的各階層，回想專業的需求是什麼？回想平民化的需求是什麼？都能夠給予一個喜愛茶的機會的話，這樣，因爲多人的喜歡和參與，才能夠支持、才有多方位的發展，這是我個人的感想，謝謝！

劉素真

謝謝！因爲時間已經超過五點，所以我把其他問題私下轉給在座的貴賓，也謝謝研發長！以主辦單位的立場，我們還有許多地方還不夠周到，不過個人覺得，我們因爲茶而相會，以文化來交心，希望這兩天、在這個空間，雖然不是茶室，但是經過這兩天的相聚，希望大家都能做一世的朋友，期待將來與各位能有再相聚的機會，謝謝各位的支持，請再度以熱烈的掌聲謝謝在座的貴賓們！也非常謝謝各位的支持，希望明年能夠再會，也謝謝在場所有辛苦的研究生，謝謝各位!謝謝各位！(掌聲不斷)

發 行 者：國立台灣藝術大學
發 行 人：黃光男
發行指導：羅振賢
總 編 輯：葉劉天增
主　　編：劉素真
美術編輯：張玄明
校　　址：台北縣 220 板橋市大觀路一段 59 號
電　　話：(02)2272-2181 ext 681~685
傳　　真：(02)2272-2181 ext 686
電子信箱：d29@mail.ntua.edu.tw
印　　刷：萬森興業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二月
ISBN 986-00-0047-6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啜墨看茶：茶與藝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04/葉劉天增總編輯.--台北縣板橋市：
面;　公分
ISBN 986-00-0047-6 (平裝)
1.茶-文化-論文,講詞等 2.茶道-論文,講詞等
974.07
94000027